

记忆

回沁源

□高洪波



凡是第一次去过的地方，一般都用一个名字叫“走”；凡是曾经生活过或者住过的地方再次踏访，一般也用一个字“回”。所以致敬之的名诗叫《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当年我在少年时期记下的名句。但是沁源我从来没有去过，为什么用了一个“回”字呢？因为沁源对于我的生命记忆确实是大特殊了。

在上个世纪的1969年的初春，我以你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身份参军入伍，八天七夜的“闷罐车”，说长途旅行也好，说军车运行也好，反正到了遥远的边疆云南，成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四军四十师炮团的一名新兵。

这支部队，由于保密的原因，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对其一无所知，但当它成为它10年的成员的时候，我最先知道的两个字，或者说有四个字，是大家挂在嘴上的地名：一个是临沧，这是我的老部队四十师刚刚调防换防的云南边疆，去年我终于和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朋友踏访了临沧；第二个地名就是现在所说的沁源。临沧是我身边老兵们、连长指导员们念念不忘的地方，他们的青春留在了临沧，他们的战斗故事留在了临沧，甚至他们的爱情也和临沧有关。可是沁源不一样，沁源属于团以上、师以上、乃至军以上和军区首长们口中的话题，这是他们的故乡，是“三八”老战士们念念不忘的地方，或者说这叫“沁源情结”。

我于是知道了四十师最著名的战例中有长达30个月的“沁源围困战”，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面对日本侵略者铁桶般的围困，在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一次特殊的战争，史称“沁源围困战”。这场历经30个月的战斗最后被延安的《解放日报》高度评价，也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许和表扬。

当然，伟大的抗日战争，无数支八路军、新四军的劲旅都在自己所在的防区进行过英勇卓绝的斗争，一个又一个战例标在戎军的军史上，成为一个又一个闪光点，骄傲的回忆。但是沁源，知道的人真不多，如果我不是四十师的一名战士，我肯定不知道沁源，也不知道“沁源围困战”，更不知道当时沁源8万的英雄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四十师的前身是决死一纵队，它的第一任政委是薄一波。四十师有两个主力团，一个是二一八团，一个是二一九团，在“沁源围困战”的时候，它们的前身是太岳军区三十八团和太岳军区二十五团，而我所在的团是炮兵团，在围困沁源的时候，我们团还没有建制，它是在更晚的时候才诞生的。

我的四十师的确是支英雄的部队，如果我要说出和我一起参军的同龄人的名字，很多人会很熟悉，比如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曾经当过二一九团的团长；比如著名的“老山英雄团”就是我们师的一一八团，我的战友刘永新，后来的将军，曾经是一一八团的团长；我有一个小组的伙伴周忠仕，他后来因为车祸去世了，曾经是一一八团的政委，当年打完老山战役，是他率队来北京和全国各地进行宣讲；他的部下史光柱，两只眼睛在战斗中全部打瞎了，史光柱后来成为了诗人，也是我们四十师的副政委；还有一个英雄陈光洪，当年是一一八团的战士，后来在北京当过西城区的武装部政委，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他一个人消灭了17个敌人，付出的代价是一只眼睛。

我们曾经有一次在北京的战友聚会，团长刘永新来了，营长臧雷来了，还有另一个老战友高福林，是曾经的证监会主席，也来了。大家看着史光柱和陈光洪，默默无言，感慨万千。此外，四十师二二〇团还出了一个著名导演，大家熟悉的陈凯歌，他是一二〇团篮球队的主力。说到打篮球，此次回沁源我才知道沁源居然是篮球之乡，在沁源随便一个人可能都是灌篮高手。乡镇镇都有像模像样的篮球队。

这次回沁源，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山西女作家蒋殊所写的一本特殊的纪实文学《沁源1942》。这是一本具体阐述人民战争的书，也是一本深刻揭示什么民族精神的书，同时它还是一本最生动描写沁源人性的书，一本向历史和前辈致敬的书，是2020致敬1942的书，它同时还是女作家蒋殊用心和行走的方式合成的一本具有女性视角描写战争的书。

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曾经用微信和我四十师的一帮老战友沟通，因为书中写到了三十八团、二十五团，当然它主要写的是沁源的民众。由于涉及我的老部队，一个山西籍的老战友告诉我：“我们四十师的山西籍领导中沁源人占到60%。”可见沁源子弟在抗日战争时为我军输送了大量的生力军，所以“沁源”两个字，在我这个四十师的老兵面前意味着军旅的故乡。他们在微信上开玩笑地说：“洪波，你回到了四十师的老窝了。”沁源，真的是我们四十师的发祥地。

来到沁源，意外地见到了我一个老朋友、诗人金所军，他是沁源现任的县委书记，是“长治诗群”的主将。若干年前我曾经主政《诗刊》，长治诗群有一批以郭新民为主的诗人群体，他们注重红色题材，立足沁源大地和长治大地，他们的诗中有小米的味道，有大枣的芳香，还有八路军留在历史天空的喊杀声。

金所军曾经是《诗刊》的一个重要诗人，他参加过著名的“青春诗会”，但是我已经十几年没见他了，这次蒋殊《沁源1942》的研讨会，出版者是山西经济出版社，但幕后的倡导者就是我们的金所军书记，他在沁源县将近3年了，从到达的那一天起，他敏锐地抓住了“沁源围困战”这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特殊的战争题材。于是，当山西女作家蒋殊用自己的行走和采访，用自己2020致敬1942的虔诚心态完成了这部充满感情、充满回望、也充满怀念的特殊作品时，金所军书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所以蒋殊在扉页的题记上这样写道：“谨以此书献给1942—1945年的全体沁源英雄军民。”她确实是真诚、认真地实践了自己题记上的这几句话。

这本书让我们回到了30个月围困沁源的时光，回到了沁源乡亲们对日寇不屈不挠的斗争岁月。沁源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沁源人民是值得致敬的人民。30个月，风风雨雨，他们离开家乡，围困占领了县城和乡镇的侵略者，在10公里的范围形成了反包围，坚壁清野，哪怕喝凉水、啃

草根也决不参加“维持会”，所以沁源没有出现一个汉奸，沁源没有一个“维持会”，这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地区。沁源，8万人，在抗日战争中，在“沁源围困战”中牺牲了将近1万人，负伤了将近1万人，后来参军入伍南下也将近1万人，这是多么大的付出，多么大的贡献，多么大的牺牲啊！75年过去了，沁源人口也刚刚翻了一番，由8万人到了16万人，这不是个人口大县，但却是一个人气大县，是一个人性大县，是一个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了不起的大县！

致敬沁源，也就是致敬我们的人民，致敬我们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是致敬我英勇的前辈，致敬我四十师的抗战老兵。离开军旅的时候，我带回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师战例选编（初稿）》，时间是1976年4月，这本书伴随着我在《文艺报》、在《中国作家》、在《诗刊》、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在作协党组书记处，这么多年文化的岁月。这次到沁源我把它找了出来，在翻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青春时期的阅读和进入古稀之年的回望具有不同的质地、不同的感觉，尤其是当你走过沁源之后，在沁源的土地上一步一步丈量过当年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和李成芳、蔡爱卿、胡荣贵这些前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以及一个个烈士所命名的村落，他们牺牲和被错过的窑洞，他们慷慨就义的大槐树，当你看过那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以及一个小村子里一批烈士的名单，你的感觉和纸面上的阅读顿时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们参加了一次独特的研讨会——“行走的”研讨，我们为《沁源1942》所震撼，但是我更高兴的是，回沁源的时候，不仅仅回到了历史的岁月和历史的时光，我们面对的是沁源美丽的现实。

在和金所军书记聊天时，他开心地告诉我：“沁源的绿化已经达到了60%。”沁源有很多珍禽，最有名的是褐马鸡，褐马鸡在世界上共1万多只，经过他的调查和请专家们进行技术搜索，发现褐马鸡在沁源有3000多只，他顺手拿出手机让我看了好几个录像，这是一个农民发给他的对褐马鸡的观察录像。褐马鸡，又叫“鹇鸡”，在赵武灵王时代是武士头上高贵的装饰，在大清国的顶戴花翎上，也只有孔雀的翎毛和褐马鸡的翎毛有资格装饰。褐马鸡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俗称：“青凤凰”。褐马鸡从来不祸害庄稼，褐马鸡也历来是一妻一夫制，勇敢、好斗、守信、忠义，是禽界的勇士和义士。

我没想到，在沁源不仅有褐马鸡，还准备大量养殖香獐取麝香，此外，金所军书记告诉我，他们的药材种植已经从几百亩扩展到数万亩，沁源已经成为造福乡亲们的北药基地。

同时更重要的，沁源围困战纪念馆建立之后，为了让沁源的孩子们记住这场特殊的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中华民族的一次抗争，沁源的幼儿园小朋友为我们表演了情景剧。近300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分别饰演八路军、民兵、医务兵、担架兵，当然还有后勤保障的民工，他们磨面、蒸馍馍、支前，还有最不愿意扮演的一批小不点们，他们是“日本兵”和“汉奸”。这是一次精彩的演出，是我所看到的在中国大地上幼儿园编排的、全员参与的一次特殊的情景剧，这情景剧只能诞生在沁源这块英雄的土地，也只有这方土地上的后人们、他们的孩子们有资格来诠释、扮演“沁源围困战”。

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仿佛是在游戏，但又不是在游戏，因为老师告诉他们说：“小不点们都愿意扮演八路军，谁也不愿意当鬼子兵和汉奸，只能轮流地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幼儿园大班的宝宝们，他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很少、他们的眼界还很狭隘，他们心灵的空白点还很多，但是我觉得只要参加过情景剧的演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必定铭刻下“沁源围困战”5个字，他们会记住75年前他们的长辈们是怎样用顽强、用火血、用拼搏赶走了侵略者，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山川和天空。

所以，短短的两天时间，我回沁源的同时回到了历史。一天的时光非常短暂，我们抽空去灵空山。在山上，我意外地见到了一处奇景“九杆旗”，这是一株有800年树龄的油松，耸入云天，一棵树生出九枝干，每条枝干都挺拔、昂扬、粗壮，它们挥舞着枝叶如绿色的旗帜，浮云摩天。当九杆旗合影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九杆旗就是沁源的标志性符号，它意味着“沁源围困战”艰苦卓绝的30个月，这漫长的两年半的奋斗，两年半的抗争，最后使侵略者精神崩溃，狼狽逃窜，是沁源人民用鲜血和意志浇灌了这九杆旗下的土地。

回沁源，我留下了一首自己写的小诗：“英雄碧血染山川，动地惊天困沁源。军民戮力抗寇敌，我以我血荐轩辕。”与此同时，我还有另一首小诗留给沁源，诗是这样的：“曾忆美味合子饭，十载戎马滋味甘。晋阳子弟云南老，此生有幸走沁源。”这是真话，也是实在话，因为我入伍的老部队每天的早餐都是合子饭，用大米、面条，还有蔬菜煮在一起的合子饭，这是山西特有的。

在最后告别沁源的时候，东道主专门给我们上了一碗合子饭，此时我才发现正宗合子饭的主要成分是小米，而不是我吃了10年的云南大米，但无论是云南版的小米饭，还是沁源版的合子饭，吃起来绝对是回味无穷的，因为这是历史和青春的滋味。



纪念

忆克家老人

□慕津锋



克家与夫人郑曼

今年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诞辰115周年，同时也是他的处女作《别十与天罡》（1925年，该文在《语丝》发表，署名少全）发表9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我在征集工作中结识的老人。

有一次，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字画库整理资料时，突然看到一幅用篆书书写的精美书法，该书法全文共99个字。这幅篆书线条匀实，朴拙，元转、遒劲，给人一种古奥、渊博、肃穆之感。

我对篆文知之甚少，当时对着这幅书法我看了很久，除了最后“克家四十初度”、“民国三十三年十月闻一多书贺”及文中个别字，我几乎没看懂这幅书法的内容。但这幅书法写得确实太漂亮了，我深深地被她吸引。出于强烈的好奇，我很想知道闻一多先生在这幅书法中到底为臧克家写了什么。随后，我求教了几位对书法颇有研究的朋友，但大家都没看出这幅书法的内容。无奈之下，我只有请教住在成都105岁的马老。马老可是书法大家，不久，马老通过微信告诉我，此文似乎是古人生日歌《天保》（《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的一篇）。我赶紧上网查询，比对全文后，我发现该文正是《天保》第3—6章的内容。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经过进一步查阅资料，我了解到这幅书法是1944年10月，闻一多先生特意用篆文书写送给学生臧克家40岁（实为39岁）的生日礼物。臧克家收到书法后，感动不已。在其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无论遇到怎样的险境，他也从未将这幅书法抛弃，一直珍藏在身边。由此可见，对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克家老人感情极深。谈及二人的交往，还要追溯到1930年。

1930年夏，闻一多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往国文系任教。不久，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因高中开学不久，臧克家便只身前往武汉参加大革命，高中数学他几乎没有学过，所以报考青大时，数学成绩最后为零。而当时青大入学考试共有两题，一个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两题可任选一道。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在《杂感》一题中，写了三句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
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
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这三句话虽短却饱含哲理，主考官阅一多后极为欣赏。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看出臧克家是可堪造就的奇才。一向判分极严的他，竟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分。而后，更是力荐学校将数学考试为零的臧克家破格录入青大外文系。

入学后，臧克家最初在梁实秋做主任的英文系学习，因臧克家对英文实在吃不消，便想转读国文系。当臧克家鼓起勇气走进国文系主任闻一多的办公室时，已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都想转到国文系。闻一多对来的学生们说：“不行了，人太多了。”这些学生都失望地走了，只剩下臧克家一个人。闻一多很诧异，便问：“你叫什么名字？”臧克家回答道：“臧克家。”（臧克家是借臧璠望的文凭考入青岛大学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克家凭借着《杂感》，顺利转入国文系。入国文系后，臧克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之前他已开始写诗，但他依旧如饥似渴地学习诗歌创作，他时常拿着自己新写的诗向闻先生请教。闻先生总是热情地对他每首诗作点点评。在闻一多精心教导下，臧克家很快成为青大国文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那时，臧克家先后创作了《炭鬼》《像粒沙》《老马》《难民》《元宵》等诗歌。其中《难民》《老马》还被闻一多介绍到《新月》月刊发表。而且闻一多先生影响，这一时期，臧克家不仅注意诗歌的韵律，而且还非常注意诗歌的遣词造句，对每一首诗，每一个字，他都是反复推敲。正是出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他们渐渐成为了无所不谈、惺惺相惜的“知己”师生。

1932年，当闻一多离开青大回清华教书后，他特地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青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

臧克家则继续在青大（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求学。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自己的诗集《烙印》，却无法支付昂贵的出版费用。当远在北京的闻一多得知此事后，便联系王统照，每人出资二十块大洋给生活书店，使得该书顺利出版。不仅如此，闻一多还亲自执笔为臧克家诗集《烙印》作序。在闻一多的大力提携下，《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著文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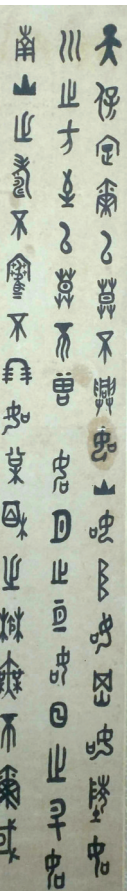
随着《烙印》的出版，臧克家开始在诗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1937年夏，臧克家因事到北平，他特意前往清华园拜访老师闻一多。此次见面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9日，臧克家与闻一多意外地在北平火车站再次相遇。但直到1943年，他们才再次互通书信。

那时的闻一多已走出书斋，大声地为中国民主呐喊。因此，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久，当重庆报纸登出国民政府教育界解聘闻先生的消息时，臧克家立刻在重庆写了抗议文章，并创作了《擂鼓的诗人》寄给老师，以示声援。该诗深深打动了闻一多，他在回信中说：“你在诗文中夸奖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1945年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剃去了长须，并积极投身到“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去了。臧克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办方为了闻先生的安全，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闻先生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痛斥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下午，他又主持召开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李公朴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在返途中，闻一多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当臧克家在南京看到老师被暗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为纪念老师，他后来创作了《我的先生闻一多》一文。在文中，臧克家深切缅怀了自己的恩师，“这枪是无声的、卑鄙的；而他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人，他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堂皇的。”

在随后的几十年岁月中，臧克家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这



闻一多用篆文书写送给克家的生日礼物

位恩师，并一直随身珍藏着这幅书法。直到望百高龄时，臧老仍说，没有闻先生就没有他的今天。

克家先生写过很多著名诗句，但让我从小记忆深刻的是曾入选过学生教材的诗歌《有的人》。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首诗。只是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有机会拜读到这首诗的作者臧克家先生。

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征集工作，也正因此，我才有机会结识到臧老，并与他有过两次相见。

第一次见面是我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刘屏主任叫我跟他一起陪着舒乙馆长、周明副馆长，一同前往王府井红霞公寓拜访老诗人臧克家。当我们按照约定时间，走进臧老位于红霞公寓3层的家中时，克家老人在夫人郑曼和小女儿郑苏伊的搀扶下，正从卧室走出来。臧老身材很高，很瘦，岁月在他的脸上早已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但臧老的笑声很爽朗，他用自己特有的山东话热情地欢迎着我们，并与大家一一握手。当我到臧老时，臧老问道：“这位同志，我们没见过吧？看着有些眼生。”刘屏主任赶忙向臧老介绍我：“臧老，这是我们文学馆前两年分来的大学生小慕，小伙子很不错，是我们文学馆的新生力量，在我的部门跟我一起做征集工作。”臧老听后，热情地与我握手：“欢迎，欢迎，很高兴认识你这位小朋友。”臧老握手很有力量，那手劲可真不像是90多岁的老人。我恭敬地向臧老致意：“臧老，很高兴见到您，我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您的诗《有的人》，那时老师要求我们全文背诵，到现在我还记得。您这首诗写得真好！”

“是吗？这首诗，很有些年头了。”臧老笑着说。郑曼老师怕臧老站在门口吹风，便招呼大家到客厅喝水。一进臧老的客厅，我便被满满的字画深深吸引，这里简直就是个书法艺术馆。全是文学大家：郭沫若、茅盾、老舍、闻一多、王统照、叶圣陶、郑振铎、俞平伯等等。从书法内容上看，他们都是克家老人的朋友。臧老的家陈设十分简朴，书桌、书柜、沙发都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可见，臧老生活十分朴素。2020年7月，郑苏伊老师受邀到文学馆专门为我们讲述了她的家风，其中特地讲到父亲臧克家的艰苦朴素。

那天，臧老精神状态很好，他跟我聊了很多。他告诉文学馆的朋友，他打算把自己珍藏一生的资料分分类，以后想将一部分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学者专家研究使用。臧老说：“巴老、冰心先生、叶圣陶老先生这些文学大师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为中国的文学史留下些资料，让后人记住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这个国家做过些什么。历史不应被忘记，作为他们的朋友，我应该全力支持文学馆。剩下一部分打算放在自己的家乡，为故乡做贡献。”

舒乙馆长听后，高兴地与臧老握手表示感谢，感谢臧老对文学馆这份极大的信任，并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臧克家文库”来收藏这些珍贵资料。

那天臧老和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舒乙馆长担心时间过长会影响臧老的休息，便跟臧老说下次再来陪他聊天。平时请他务必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我第二次见到臧老是在2002年秋。那次，郑曼老师要找周明副馆长、刘屏主任商谈臧老捐赠的一些具体事情。我则负责陪同摄像师张广生老师做拍摄工作。那时，臧老的身体状态已不是太好，他常常卧病在床，已经没有办法起身。

那天，当我们走进卧室看望臧老，臧老正靠在枕头上，穿着一件开衫毛衣，鼻子插着管子。臧老的身体明显比上次瘦了一些，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面色很是憔悴。看到我们，克家老人轻轻地招手示意。我们赶紧上前与他握手，臧老的手握上去有些凉，有些无力。

当郑曼老师邀请馆领导到客厅谈事情时，我则陪着广生老师开始拍摄。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个作家影像库，主要收集作家的影像资料，包括作家工作、生活、创作的环境。广生老师就是这个影像库的负责人。平时只要有空，他就扛着机器到作家家中拍摄。

因事前征得臧老家属同意，我拿着机器包跟着广生老师把臧老书房、客厅及卧室逐一进行了拍摄。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对于以后展示臧老晚年生活场景极有价值。影像资料的价值就在于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真实与惟一。

当我们把臧老卧室拍摄完毕后，广生老师突然问我：“小慕，你跟臧老合过影吗？”

我说：“没有，我上次来没有照相。”

广生老师低声跟我说：“那你今天赶紧跟臧老合张影。这些人可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机会难得。”

我为难地望着广生老师：“我跟臧老也不熟，不好开口。”

广生老师听后，笑道：“我来替你跟臧老讲。”说完，广生老师快步走到臧老床前，俯下身在臧老耳边说：“臧老，我们小慕想跟您合个影，他不好意思说，我说我跟臧老讲，您看怎样？”

臧老听后笑了笑，轻轻地向我招了招手，我快步走上前，蹲在臧老床前。臧老跟我说：“小慕，我们合张影，只是今天我这样子不太好。”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握着臧老的手跟他说：“臧老，谢谢您！”

就这样，我轻轻靠在臧老身边，看着广生老师的照相机，和臧老合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完后，臧老对我笑了笑。我则轻轻地握着老人的手，在他耳边说：“臧老，您多保重身体，等过一阵您身体好些了，我来陪您聊聊天。我很想听您讲讲您那些作家朋友。”

“好！”臧老笑着点了点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臧老，不久我就听说臧老住院了。

2004年2月5日晚上8点35分，臧老因肺部感染导致多脏器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02年，臧老曾在赵庄小院拆迁时，将自己珍贵的藏书捐赠我馆。后来，郑曼老师陆陆续续向文学馆捐赠了其他一些臧老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非常珍贵，它们为研究这位老诗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馆正是在巴金、冰心、叶圣陶以及臧克家等众多作家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了现在70多万件的珍贵馆藏，这些老作家值得文学馆人永远铭记！

一转眼，臧老已经离开了16年，但我从未忘记过这位老诗人。我至今都记得，他的手握起来是那样有力。